

# 试论艺术视域下的“谎言”观

杨柳悦

(云南大学 650091)

摘要：福楼拜说：“在一切谎言中，艺术是最真实的。”艺术的领域及其宽泛，泛泛而谈艺术的存在方式大几率会缺乏逻辑性，削弱文章的可读性。因此，我想以“谎言论”为线索，各取语言艺术、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综合艺术等几大类的典型代表，结合案例，浅谈一下谎言作为艺术存在方式的合理性。

关键词：艺术；谎言；艺术与真理；艺术功能

## 引言

毕加索曾说过“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使我们认识真理的谎言，这真理至少是我们所理解的真理。”大多数从事绘画者也都知道这个道理，而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切艺术都是谎言，谎言是艺术存在的必要方式之一。虽然艺术具有宗教和哲学的真理所不能比拟的内在价值，但确实具有谎言性。饥饿的人会在圣经和面包间选择后者，而艺术必须在艺术的标准和逻辑下才能产生作用，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想以“谎言论”为线索，结合艺术的各个领域，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若将艺术具体论资排辈，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建筑可以称为业内公认的传统七大艺术门类，电影、游戏、VR也不断的扩大着艺术的领域。迄今，还没有公认的具体的艺术分类标准，但一般可以大致将艺术分为一下几大类：语言艺术（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播音主持）；视觉艺术（绘画、雕塑、设计）；表演艺术（舞蹈、音乐、相声）；综合艺术（电影、电视、歌剧、音乐剧等）。在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有不少的求真者不断探索着艺术的真理，但求真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真理往往隐藏在事物背后，其本身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也许“谎言论”会令许多人感到反感，觉得它不能做到“真实地表达”，但又有多人看到过“真实”的艺术品呢？

## 一、语言艺术

当语言作为“真理”的工具时，“真理”成为新的谎言，而“谎言”成为了新的真理。真理也好，谎言也罢，都是人类解释世界的结果呈现，而对结果的描述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外在的形式。虚构故事可以说是人世间最有趣的现象之一。人类可以说是擅长讲故事的生物，从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围着篝火讲故事，到近代随处可见的话剧，小说，短片故事，再到现代的电影，拍照，微博。尽管传播渠道各不相同，但人们乐此不疲的讲着不同世界，不同物种的故事。而故事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对于小说这种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的文体而言，高尔基曾说：“你尽管撒谎，不过要撒得使我相信你。”略萨也曾讲到过，“确实，小说是在撒谎；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小说在撒谎的同时却道出了某种引人注目的真情，而这真情又只能遮遮掩掩、装出并非如此的样子说出来。”从某种程度来说，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且必不可少的一个载体，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小说不可能像镜子那样完整且真实地反映现实，还由于基于现实的“谎言”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完善生活，扩展了人们的体验的种类。填补了某种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摸不着，而只有在想象中，通过虚构代入才能找到的东西。这种撒谎或者虚构不正是人们不肯妥协、反抗现实的产物，是对不理想生活的安抚和补偿吗？

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百年孤独》中的黄色蝴蝶缠绕着毛利西奥·阿拉卡达加、美女雷梅迪欧飞上天空、长猪尾巴的孩子等，无一不是在现实生活经验上的想象力的飞腾和升华。关于语言艺术，它不仅再现了现实，而且也创造现实。在虚构的过程中，

作者经过理智的形象思维，摆脱了对现实的束缚，带着读者走进人物、时代和生活的内心，展示着所处时代的生活境遇，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人类微弱且顽强的美好火苗，探索着生活的可能。

因而，将小说视为“谎言中的真实”，表面上来看，这两者之间似乎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有着不可调和的张力。其实不然，一个杰出的作家不会仅仅依靠强大的虚构能力或者想象来进行写作，而是能够在现实的强烈体验之上，结合合理的虚构，刻画出人物性格和灵魂。使“谎言”和“真实”之间如同血肉一样难以分开，达到自然的融合。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说家在现实生活感悟后的虚构创造。它以现实为虚构的支点，虚构则提升了现实，它使现实摆脱了庸俗，赋予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 二、视觉艺术

王天兵在《艺术从何而来》一文中写到“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它的特征在于它的谎言性”。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摄影的发明给予了绘画艺术别样的生机，促进了西方传统绘画技法的改变，促使了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产生，推动了世界绘画的现代化进程。摄影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很好的理由解放了大众对绘画需求的“逼真性”。进而确立绘画是创造第二自然的艺术观。使绘画（即使是写实绘画）摆脱了再现事物的单一功效。画家作画可以是再现性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可以全因素构成，也可以选择几个造型要素构成。因此当代绘画的“真情”含义已不局限在人文意义上的真情实感、社会精神真切的把握，而扩展到作者对视像中造型因素美和形式美的感悟，并通过相对应的表现形式最大程度的在画面上情绪性地传达出来。如一向以捕捉瞬间色彩著称的印象派大师莫奈，无论是《干草堆》系列作品还是《睡莲》的组画，其色彩变化的微妙画风，充满了“谎言性”。当代绘画的样式繁多，许多具象作品在画面构成上早就突破了形象性。如吴冠中先生的作品，其画面构成甚至采用了抽象成分的点与线。就是在写实性画家的作品中，我们也常能发现画家有感而发的某些“来历不明”的笔触。

绘画有时甚至是在强调那些错觉的、幻觉的、非理性的、变态的、非社会的、非道德性的种种因素。这就是绘画的谎言性。而它的表现就是绘画比正常的、理智的、社会性的、规范化的一切标准更“真”。“谎言性”是视觉艺术真情的另一面。换言之，包括写实绘画在内的绘画艺术不但不能太“正确”，而且还具有“谎言性”，这反而是艺术的真，因为“谎言性”就是艺术的真情所致。

一件优秀的艺术品除了其自身的“谎言性”特征之外，我们还要关注的是这种特性所释放地力量。以中世纪的艺术为例，这一时期的艺术大多有明确的目的性，且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具体的功能。也许它们在制作工艺及媒介各不相同，有金光灿灿的金子打造而成，也有色泽鲜艳的珐琅制作，或在象牙上的复杂雕刻，或手法娴熟的以木材石料进行的塑造，其内容大部分都是取材于圣经或是其他的相关宗教的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皆为传达不同的故事及寓意。可能是为信徒提供指导，可能是颂扬神圣性，也可能是将崇拜者与天堂连线，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时期的艺术的特定效用就

是作为崇拜者和作品表现的神圣人物之间的媒介,有些视觉艺术品不仅被认为可以聆听祈求者的祷告,而且可以帮助祈祷者赢得战斗,治愈疾病。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艺术是属于基督教的,它们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其艺术品诠释了作为宗教信仰和神学的表达形式。

### 三、表演艺术

表演艺术是通过某种方式、信息,给予人们在视觉、听觉上的感官艺术。它其中的故事和人物大部分通过编剧创作的,有演出的人,通过舞蹈、音乐、话剧、电视剧、电影等方式演绎出来。观众所看到的仅仅是当前平台所展现的。因此,它的一切具有不真实性,只有对过去或现在最直接的反映与写照。有人说,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我们在平台上面所见到的往往是具有假定性,表演者常常要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掩盖自己、冒充别人。就像我们所说的,是一种具有瑕疵却不失优雅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表演艺术与人格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表演艺术来说,表演者必须先骗过自己,才能说服观众。

就今年春晚节目类型受欢迎度相比,似乎歌舞类的表演节目比语言类节目更受欢迎。比如今年备受好评的《只此青绿》,《忆江南》这样的节目。《只此青绿》致敬了《千里江山图》,不同于黑白色调的水墨画,此画因用石膏石绿的矿物质颜料绘成而得名,而这也是节目名称“青绿”的来源。表演者以优美的舞姿展现出诗情画意美,呈现出大气磅礴的景象,以雅致清丽的中式美学,营造出了跨越千年的梦境。将传统美学的境界转为了高度形式化的舞蹈。类似的现象还有河南卫视最近出圈的一些节目从春晚《唐宫夜宴》、元宵的《芙蓉池》到清明《纸扇先生》、端午的《祈》,每次都给我们带来了视觉的饕餮盛宴。就拿端午奇妙游来说,中国风舞蹈《祈》中绝美的水下敦煌飞天舞,每一帧画面都美到令人词穷。众所周知,洛神是三国时曹植作《洛神赋》,虚构自己与洛河水神相爱,最后不能在一起的故事。描写女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等句子也成了千古名句。为了展现洛神的古典极致美,用水下舞蹈的方式来表现洛神的“翩若惊鸿”和“凌波微步”。女舞者一路在水下起舞,充满力量与美感,与水共舞,与衣共舞。光影、配色、流动感如梦如幻,犹如传说中的飞天女神。回顾最近出圈的舞蹈节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即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要素,借助舞蹈这种形式化,造型化的艺术予以创造性的转化。这其实是舞台上重要的美学潮流,和今天这个时代的美学氛围相契合。

假设是表演艺术的核心,也是表演体系的核心。它是一种记忆工具,是让表演者全身心投入到一场戏中的方式。演员上台表演,并不是为了获取经验,或是把自己完全剖析给观众,而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一个故事。它不需要把真实的个人生活带到舞台上,而是需要把真实的自我代入到情节的具体需要中。借用桑福德·梅斯勒(Sanford Meisner)对于表演技巧的总结是:在想象的场景中真实地活着。

### 四、综合艺术

电影制作的过程充满了谎言。电影至它出生之日起就带着工业化可复制的能量。所有的置光、布景、拍摄以及人物表演都是对真实的模拟。甚至连最真实的纪录片,摄影师都会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当那些被记录的当事者面对将一瞬间变成永恒的摄像机时,都会难免为自己带上美丽的面具。那些纪录片的导演或者剪辑者也调用自己的每一根神经去试图用摄像机里的素材说明一个道理、归纳一个主题、再现所谓的真实……一切在记录的同时都隐藏着创作者的个人痕迹。那些被选择的画面的画面,被从扬声器中播放出来的声音,无一不侵染着认为的,复制的,虚假的因素。

意大利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曾说:“我们知道在表露的真相背后,还有另一个对真实更忠实的意象,在那之后还有一个,层层包容。但那绝对神秘的真实,那真正的意象是没有人可以看得到的。以后或许会走到一个地步:每个意象,每个真实都会瓦解。”每当看到他电影里那些用并不绝对真实的意象重现被拼凑起来的片段,使我泪如泉涌,茫然若失,心潮澎湃。面对这些谎言,我们无法掩饰真情流露。我们心甘情愿的在这些“骗术”下失去自我,迫不及待的让自己的心灵以新的方式挣扎、茫然、放纵,庆祝一个新的自我的诞生。如《奥博瓦尔德的秘密》之中,安东尼奥尼使用了填色的技巧把皇后的房间涂染成不同的颜色,不同人物进入房间,画面上的房间就会出现不同的颜色,导演用这种夸张的现实环境的颜色呈现出来的“假象”,把心里暗示直接嫁到观众的印象中,让那个荒诞的世界得以呈现。而那个世界似乎也是一种隐喻,人性还是一样的人性,只是这个世界变了。同样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该片基本色调为黑白色,而在这个了无生机的黑暗世界里,生死两处的犹太小女孩的红裙和囚徒们走出集中营时,突然出现的灿烂彩色,结结实实地突破了地域、时代和种族,直达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在一部部的影片中看到卸下包袱,脱去伪装的自己,在光影的世界中,发现生活的滋味,觉察出感情的流动,感觉的过程和变化、成长、成熟、老去,观点的转移,社会和个人气质微妙的变迁。

对于电影艺术来说,创作者必须先骗过自己,才能骗过观众。然而,正是这“谎言”带领我们抽离现实,接近那些比事实更离奇的荒诞,比外貌更复杂的人性,比现实更丰富的本质。有时候,谎言是为了掩盖事实;有时候,谎言是为了戳破另一种更具迷惑性的谎言。

### 五、结语

在艺术的世界中,虽然在审美形式上是虚构的,但它却能够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制约,呈现现实的真实。如果从这个维度出发,艺术就是尼采所言的谎言,人类必须靠着谎言而非真理生活。诚如李建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艺术远离了自然的真实,是自然真实的变形,而不是与自然的真实的对应和符合。”也就是说,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本身就区别于客观的真实。虽然艺术并不能为世界带来颠覆性的社会性变革。但艺术的价值在于它总是按照谎言的要求解释世界、追求“真理”,因此艺术当切仅当作为一种谎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很真诚没有刻意诱骗人们去信仰所谓的真理,敢于承认其本身就是幻想。艺术靠着谎言讲述真理,由此,谎言和艺术实现了彼此的统一。

### 参考文献:

- [1]陈丽.谎言的艺术——论王尔德《真诚的重要性》[J].外语教学,2014,35(02):76-80.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4.02.005.
- [2]王华伟.“永恒的谎言”:论尼采真理观之转向[J].兰州学刊,2017(11):34-43.
- [3]李东若.论艺术作为谎言:柏拉图艺术观再解析[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03):104-108.DOI:10.19717/j.cnki.jjss.2018.03.023.
- [4]吴学平.讲述美而不实的故事——论王尔德的“谎言”说[J].学习与探索,2006(06):135-137.
- [5]周鸣祥.绘画的真情与“谎言”——读《艺术从何而来》所想到的[J].文艺研究,2003(04):136-137.
- [6]王双辉.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 舞蹈《祈》破圈出彩[J].作文成功之路,2021(37):8-11.
- [7]徐梓桐.安东尼奥尼电影研究[D].河北大学,2015.